

阿
福
短
篇
悬
念
故
事
集

Mystery stories
Mystery stories
Mystery storie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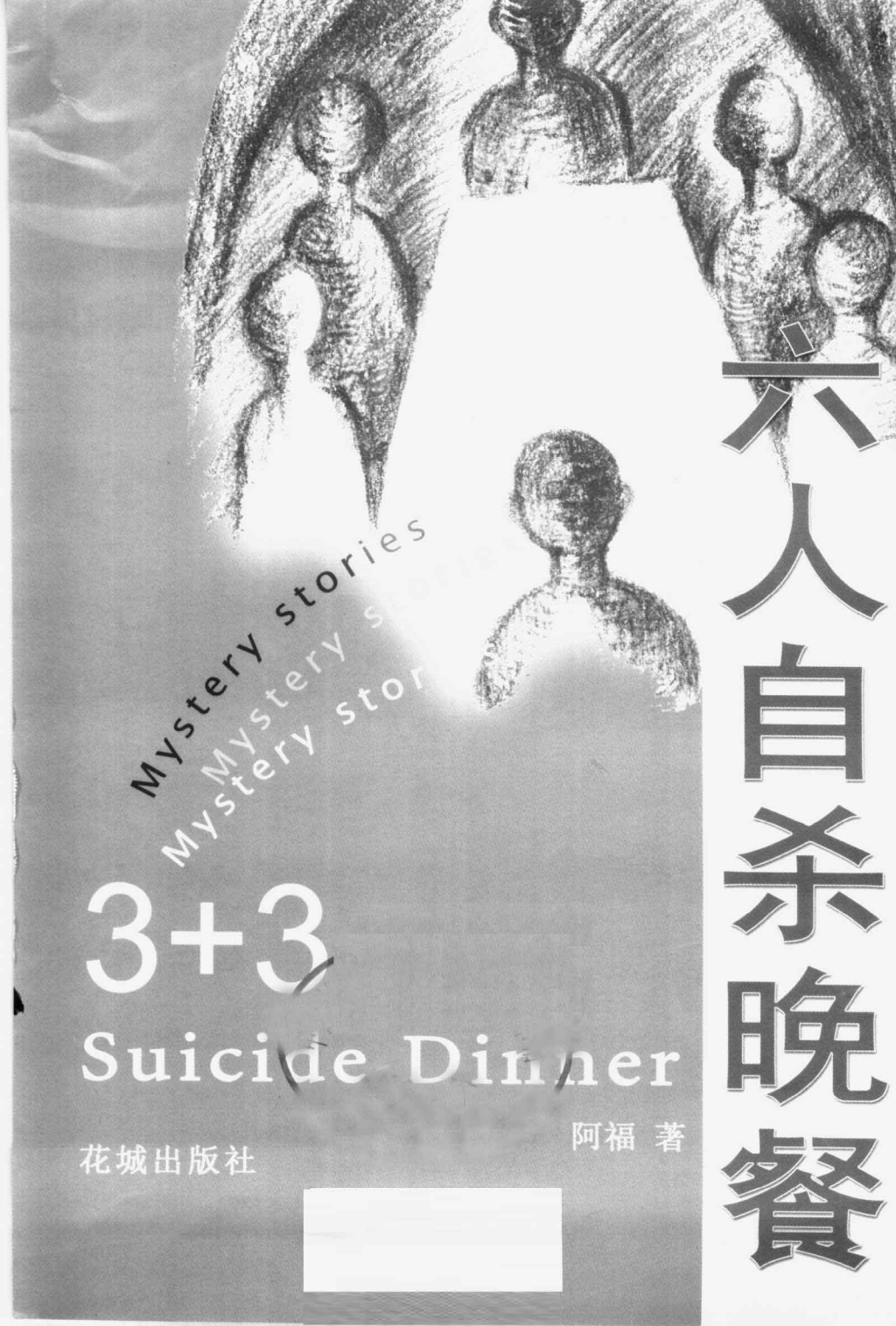
六人自杀晚餐

3+3

Suicide Dinner

花城出版社

阿福 著



Mystery stories
Mystery stories
Mystery stories

3+3

Suicide Dinner

花城出版社

阿福 著

六人自杀晚餐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人自杀晚餐

阿福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4. 10

ISBN 7-5360-4351-1

I. 六...

II. 阿...

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9663 号

责任编辑: 海帆

平面设计: 吴超慧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美术编辑: 王惠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625 1 插页

字 数 17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351-1/I·3493

定 价 18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黑 陶

阿福对小说的不无偏执的观点中，有一句话令我长久疑惑不解。那是两年前的一天下午，我们在说了许多闲话之后，又回到诗歌和小说上来。作为热爱并写作诗歌的我，当时突然问了一个看似易于回答的问题：“你认为诗歌和小说有何区别？”阿福答道：“前者以意象为主，后者以结构为主。”就在那时，阿福已经开始写短篇悬念故事了。

我从不认为这个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小说作家，会简单看待这种简单问题。直到现在，读完他刚写完的两本《阿福短篇悬念故事集》，我才看清楚他对小说结构的理解和运用，是何等的非同凡响。在阿福的笔下，主要以推理、惊险和恐怖为特色的悬念小说，其结构是由故事情节、人物心理和当代社会现象三者紧密交织而成，结果哪怕是一篇很短的故事，一个很简单的情节，也充满极强的张力，悬念十足。

本故事集里的《如夫人》，其结局是读者如何也想象不到且接受不了的，但在阿福的娓娓道来中，却是自然而然，没有丝毫突兀之嫌。《飞天》杂志陈德宏主编曾撰文评述本故事中的三位不同女性的奇妙设置：“作品写了三个如夫人，命运一个比一个悲惨……何以如此？没有答案，惟有悬念。”这种设置不单使悬念在故事情节上有丰富层次，而且在人物心理上有斑斓色彩。令人击节的是，这种设置及其铺排，居然从容不迫，冷静克制，浑然以文字将情节、意象和

思想融为一体。

阿福非常尊敬博尔赫斯。他是在《人民文学》程绍武编辑的提示之后，才去看这位以结构精巧而著称的小说大师的小说的。五六年前，程绍武在给阿福的一封信中写道：“你的《斯大林之死》有博尔赫斯的味道。”可当时阿福居然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。后来他写过一篇《博尔赫斯的迷宫》，详尽剖析博尔赫斯的著名短篇小说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的复杂结构，像外科手术医生一样细致而且深入；我曾有幸替他在这篇书评发表于我所编辑的报纸文学副刊。

阿福所尊敬的另一位大师是希区柯克。于悬念故事，希区柯克是世界电影界如雷贯耳的前辈，有人认为他的电影故事及电视剧故事，其结构跟博尔赫斯的小说故事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阿福从不讳言他的悬念小说是从模仿希区柯克开始的。我曾看到过他对希区柯克故事的朱墨眉批，其仔细程度，如电脑程序员检查一个重要程序一样一丝不苟。阿福是工科出身，而且一度从事过以严谨而著称的测量工作，所以他对希区柯克的精髓所在，有着敏感而深刻的领会。顺便说一句，阿福在我们眼里，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，而且是一位乐于助人的电脑专家；认识他的人，没几个没向他讨教过电脑问题。

就悬念小说而言，起步于希区柯克的阿福，对大师并非仅是亦步亦趋地模仿。据他的大学同学介绍，早在1980年代初叶他读大学的时候，就读遍了当时所有的中文心理学著作及最新论文，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，对人类潜意识的认识，具体入微而心领神会。因此，他的悬念小说的曲折变化，几乎全部以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物心理，如窥探、焦虑、仇恨、错觉、物欲和情欲等人类复杂心理现象作为故事的推动元素，展现出一幕幕匪夷所思的，但合情合理的谋杀

案件或惊险故事，鲜有巧合于偶然事件的。

本故事集里的《一份德文手稿》，就写的是一个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悬念故事。阿福在他的创作谈《文学信札》中介绍道：“是读了沈重光的书写这个故事的。他在书中写道，大兴安岭的大山里，有一百多号男人都八年多没见到一个女人了。一个被流放的大学生，伐木时因看一对狍子交欢被倒下的一棵树砸死。看到这里就觉得有东西可写，只是还不知道怎样写，写什么。一百多号男人的性欲汇聚在一起非常可怕，比野兽凶一百倍。”

阿福的小说写作始于1992年，时年35岁。我是他的小说的早期读者之一。那时我任教于一所古老的师范学校，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，在我栖身的那幢木楼宿舍内，我们交流文学时的那种清贫然而自足的幸福。阿福写小说从来就是这样，起初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，然后就坐在电脑前一点点使它清晰起来，而不是事先构思好了才写。他所具有的这种奇特的爆发力，往往使他本人也不大清楚小说的结局是什么。我曾认为阿福是有小说天分的，这一点他始终予以坚决否认。我也曾认为，阿福能够写小说，是因为他有着他的同龄人所罕见的人生经历及生活常识，对这一点，他倒予以认同。

阿福身份“斑驳”，他当过知青、会计、赤脚医生、地质员、测量员、仪器销售员、产品检验员、电脑管理员等等，然后又成为网页制作员、杂志记者、小说编辑和自由撰稿人。这些人生经历虽无辉煌之处，但从事这些始终位于社会底层的不同职业，使他敏感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变化。本故事集的写作涉及面相当宽广，其地域的、时间的、故事背景的、人物性格的，更重要的是，社会问题的各不相同，使读者读来，既有陌生感又有亲切感。

阿福的严谨态度往往使我吃惊。他写《艳舞女郎》之前，曾数度前往夜总会观察体验，在黑暗中拿手机当笔记本做现场记录。这种于悬念之外的写实精神，大约是他的悬念故事能够令人信服的主要原因。

曾获《人民文学》“特别推荐”，并且以中篇小说《一个懂古埃及语的女研究生》而荣获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的阿福，他于悬念故事的理想是雅俗共赏。也就是说，对一般读者而言，可以一口气读完一个引人入胜的有趣故事，而对讲究文学品味的读者，又可以从字里行间琢磨到作者于小说写作的良苦匠心。

最后，我不得不提及阿福的文字。阿福的小说文字干净、准确、简洁、传神，看似平淡却极具功力。阿福非常喜欢美国画家怀斯的画。写实主义的怀斯称他的《爱国者》和《克丽丝蒂娜的世界》中有妖魔鬼怪的荒诞气氛，仿佛女巫骑着扫帚在那儿横冲直撞；而这种怪异趣味，恰恰是以高超的，甚至是朴实的写实手法来实现的。阿福对小说文字的要求也是这样，质朴而不失变化，所以阿福的文字技巧是隐于小说中的，一般读者阅读只觉得有流畅的快感，而假如你也是写小说的，就会明白他的文字功底的深厚。

目 录

阿福短篇悬念故事集

- 1 / 序言 / 黑陶
- 1 / 船屋
- 18 / 送奶人的故事
- 30 / 我是黑客？
- 45 / 除夕血案
- 57 / 女房东
- 75 / 信骚扰
- 90 / 诅咒
- 104 / 逃犯
- 116 / 在火车上
- 126 / 山林中的别墅房子
- 140 / 六人自杀晚餐
- 163 / 品味的有无
- 177 / 强热带风暴
- 188 / 检验爱情
- 200 / 借刀杀人

- 205 / 做一件好事
212 / 我的陪聊小姐
227 / 游戏规则
239 / 杀人不是好事
247 / 杂物间里的女尸
255 / 跨越心堑
270 / 问有钱人借钱
280 / 我的前夫来找我
289 / 李楠跟我的第二次邂逅
305 / 钟情
316 / 杀手玩家
327 / 老公老婆
333 / 瞬间转移
351 / 艳舞女郎
- 363 / 后跋 / 阿福

船 屋

我以为车子会朝南京市区走。女司机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，叫我上她的车。我问能不能吸烟。她说没关系。这时我们已经离开禄口机场，上了宁芜高速公路。我有十五年不干野外测量了，但方向感没丢，因此我知道车子正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往西南方向疾驶。其实我是很少吸烟的。见到我吸烟，我妻子就会紧张起来。因为只有她才明白，在碰到严重情况时我才自己点烟吸。

显然我不会害怕一个才齐我肩膀高的中年女人。何况她给人温和稳重的印象。而且衣着朴素但不落伍。我猜她丈夫是个叫人羡慕的幸福男人。车子在芜湖下了高速公路，往南朝山里拐去。而叫人担心的是，现在天快黑了，车子已经开了大灯，而且路两边的山越来越高，且越来越陡。

我拿手机给杜行远打过电话。他叫我局长大人。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，但还听得出他的乌鲁木齐口音。杜行远在电话里报出女司机的驾驶证号码：宁 302483。没错，是这个号。还说出这个女人的右颊有颗豆粒大的褐痣。也没错，是有。显然这家伙看女人比我看得细。

张广娟抢过电话也跟我讲了几句。这个上海女人总是那么嗲声嗲气。“葛三我比你先到。”她这么叫我，是因为我在我们班排行第三。“你猜这地方怎么样？哇，山清水秀……”

上个月我去上海开会，跟她见过一面。她跟那个打算娶她的慕尼黑商人一起请我吃西餐，我们不时用德语交谈，幸好我还记得几个德语单词。

我问司机来没来过这儿。她说没来过。我说没见过你下车问路。她说杜先生给她的路线图非常清楚。后来我看到了那张图。杜行远的钢笔字还是老样子，像一根根火柴棍堆起来的，认半天才认得出来，但一应图示符号详尽明了，没给我们干测量的丢脸。我对这个女司机的记忆力表示惊讶。即使在这皖南山区的黑夜里，每一个拐弯都准确无误。

迎面一座大山仿佛要压过来，周围看不到一丝灯光。

“你怕不怕？”我问她。

“当然怕。”

“怕还往这边跑。”

“得养家糊口呀。”

“不会出事。”我说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

现在杜行远的路线图就捏在我手里。我们早就下了柏油路。路越走越窄。我问她要不要我来开。她说没事。这时她看我一眼，眼睛清澈明亮，没一点困意。我的开车技术是在巴西强化的。我们给巴西测图的时候，我开着我的大屁股北京吉普跑遍大半个巴西。我敢保证我来开不会把车子掉到悬崖底下去。像眼前这样的险峻山路，委实见得多了。

不能跟她多说话，怕分散她的注意力。

前面有灯光了，好像是一个村子，但路线图却叫我们挨着村边开过去，下了山往另一个更深更窄的山谷里钻。过了村子又有柏油路了，而且前面没弯道了。现在我才认清杜行远写在山谷里面的那两个潦草字：船屋。

树林里有一片黑压压的老房子。几乎每个高高的小窗口

都亮着灯。正门一对石狮前挂着两只喜气洋洋的红灯笼，好像有人在这儿办喜事。门洞大开，但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待车子熄了火，我们才隐约听见里面有人说笑的嘈杂声音。

下了车我径直往门洞里走。我是头一回走进这种皖南民居的深宅大院。两边暗廊的顶头都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，我循声往右边暗廊里走去。奇怪的是，虽然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了，都分得清哪一句是张广娟的哪一句是单燕平的了，可就是找不到她们所在的那间屋子。这时我发现我所经过的每个房间都是虚掩着的，而且里面都亮着灯。虽然这座老房子给人阴森森的感觉，但房间里面的一应设施却如星级酒店一样讲究。

我认得出张广娟的玛丽萨风衣，知道她住哪个房间。后来也认出单燕平的了，因为我知道她是我们班唯一喜欢穿靴子的女生。杜行远说她不来了，说她能够来却推托有什么重要事情来不了，可现在明明听到了她的声音。我熟悉她的声音，不论在哪儿都听得出来。

另一条暗廊肯定会把我带到屋子后面的山谷里。我自恃像罗盘一样灵敏的方向感，却在这座迷宫般的老房子里完全丢失了，甚至已经吃不准我进来的那个门在哪边了。站在一个小天井里我摸口袋点烟吸。头顶是一方幽蓝的夜空。夜空里有几颗明亮的星星。杜行远把这次同学聚会安排在这样一个神秘地方，委实叫人感到意外。

我不喜欢大声嚷嚷。我要自己找到他们，而不是让他们来找我。现在我得把每条走廊和每个天井都记在心里，不能老是绕圈子走回头路。当我能够非常有把握地走入第七个陌生天井及第十三条陌生暗廊时，终于找到了他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那个大屋子。那屋里的热闹情形，就像我在广州碰到过的一次灯红酒绿的自助晚餐。

二十来个人见了我一齐喊我葛三，这声浪直把我往门外推。按规矩二十年没见面的一起喝三盅酒，我得脱了外套跟他们搞。这时杜行远已经喝得摇摇晃晃了，可手里还握着酒瓶，举着酒盅，要跟我碰三杯。我是我们班最不怕喝酒的。再说这酒盅不大，不会应付不了。

张铮是从维也纳赶过来的。他说他从没想到安徽会有这么一个好地方，而我记得他就是安徽人。他说白天爬到山上往下看，才看得出这座老房子采用的是一个设计别致的船型结构，而我知道，张铮在维也纳建立的那个高斯非线性解算结构，是目前世界摄影测量中最经典的平差数学模型。

“从前这儿有个商人。”张铮带着安徽口音跟我讲述他今天刚知晓的一个安徽民间故事。“这儿的商人叫徽商。这个徽商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没见过船。母亲猜不出船是什么样子。儿子跟她讲但讲不明白。后来儿子请人造了这座船屋，又叫人用滑杆把母亲抬到山上去，从山上往下看，母亲这才看明白船是什么样子。船屋造好以后，儿子接母亲住进来，住了十来年。母亲是在我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去世的。到去世那年她活了一百零一岁。我在进门的那个天井里看到一块石碑。碑上说这座老房子建造于明代嘉靖三年。我上网查了查，那是公元一五二四年，距今已有四百七十九年历史了。没想到在这座老房子里还能拨号上网……”

张铮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但他努力不让自己的舌头打卷，并努力放慢语速，不打结巴。碰完三杯酒他还在讲：“……五十年前这儿剿匪的时候，住进来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见不着人影儿……”

当我自己拿着酒瓶、酒盅走向单燕平时，谁都不相信毕业后我和她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，却从没见过面。我们的事在座的可能都清楚。我把一只干净酒盅递给她的时候，是打

算她扭头不理我的。其实还是我傻，都过了二十年了，这儿的哪个人不都是修炼得看上去像绅士淑女模样，一共才聚三五天，谁不给谁撑面子？

单燕平看着白酒往酒盅里倒。她脸红起来。眼睛里有泪水。仿佛当年是她对不住我而不是我对不住她。我给她倒得浅，怕她不胜酒力。后来待我环视众人，看看还有没有该碰三杯而没碰的同学时，这才看到刚进屋的詹其勋。

我从詹其勋看我的目光里，看出他对单燕平与我连碰三杯并非毫不介意。如果事先知道这对刚离婚半年的同学都会来，我一定找借口不凑这个热闹。我和詹其勋只喝一杯，因为我们见过面。只是记不清那是在前年，还是前年的前年，在一个有外国人参加的学术管理会议上，我给他烟吸他吸了，但谁也没提到单燕平半句；而且比这更早的时候，也碰过一次面。也许他认为我官运亨通趾高气扬，我认为他内向自闭言辞讷涩，所以彼此虽然是老同学，但总是话不投机，说不了几句就没话好说了。

平心而论，詹其勋的老实忠厚是值得我们全班赞许的。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我的旅行箱送到我住的房间里了。那个女司机也由当地人领到前面一个村子里住下了。他说如果我想洗个澡再过来，房间里有热水。

原以为选这个地方是杜行远的主意，因为他是这次同学聚会的主策划人，而且他现在住在南京离这儿最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杜行远是听了詹其勋的推荐，才决定来这儿的。

“你以前来过皖南？”第二天我们一起爬山的时候我问詹其勋。

“没来过。”他摇摇头。他的身体还像以前那样单薄，是我们这帮人中唯一没胖起来的男同学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个船屋？”

“网上看到的。”

我猜他平日喜欢上网。

后来我追上老大他们，跟老大一齐往山头上走。老大已经头发花白。每次见到他都劝他把头发染一染。他说他怕上理发铺。从小就怕。

老大总是气定神闲。以前就这样。现在还这样。

也许我应该忘了所有使我尴尬的事。忘了我跟单燕平曾经好得死去活来。也忘了单燕平跟詹其勋已经离婚。再说他们离婚跟我毫无瓜葛，我不该心神不安。虽然谁都不信，但二十年来我确实没跟单燕平联系过，不是没想过她，而是没脸见她。

秋天的树叶红一块，绿一块，黄一块，非常好看。路边有一条时宽时窄的急流清涧泉水叮咚。浅潭里有一种通体透明的无名小鱼游来游去。有几个没跑过野外的，干脆赤了脚在溪水边的石头堆里跳上跳下。

爬到山顶往下看，我们所住的那座老房子果然像一条船。现在它被一个深圳商人租用，给改建成一家休闲旅馆闻名遐迩，甚至常有外国人摸过来住。这几天杜行远把旅馆人员全赶走了，叫他们只在每天下午四点送一顿自助晚餐来。因为每个房间里都有冰箱和微波炉，饿了可以自己从冰箱里取东西吃。

杜行远提议明天爬后面一座山。我估计那座山的高度至少在1200米以上。据说山顶上是一块平台，有上百亩见方，而且能望到远处的黄山和长江。

要爬的话，必须每个人都爬上去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就此举手表决。一旦爬山决议被通过，每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要保证一位女同学到达山顶并安全下山；就是背也要背上去背下来。

赞成的跟反对的各占一半。所以决定权最终落到了点票的老大手里。他说他能爬上去。于是这项决议被通过了。晚上杜行远和詹其勋从前面村子里借来三把砍刀给开路的用。村民问我们要不要向导。我们说不要。跑测量的要向导是丢人的事。

我块头大，算得上身强力壮，分配给我的女同学是体重最重的张广娟。

因为张铮自告奋勇背单燕平，所以另五个女生就更容易分配了。

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出发。杜行远给大门上了锁。偌大个船屋里面死寂一般没一个人。没走多远队伍就拉长了。我自恃野外经验最多，走在尾部给大伙断后。而分配给我的张广娟，早跑得无影无踪。

奇怪的是单燕平一直落在后面，平静听张铮给她讲谁也纳的风土人情。上山时我是陪着余小葵往上走的。碰到险峻路段就拉她一把。以前她可不咋爱说话，现在却叽叽喳喳像麻雀一样聒噪。如果她身上的香水味稍许清淡一些，我对她的感觉会更好。

她埋怨答应背她的罗天兴现在跑得连人影也见不着了。她在北京一家国家研究所工作，没出国的现在就她还在搞学术，其他人不是当官了就是经商了。她说只有她最笨。我说假如我们中有人进国家工程院一定非你莫属。她悄悄问我，为啥后来不要单燕平了。我也悄悄回答，因为不配她。啥不配？非追根问底不可。道德感比她差。滑头。她咯咯笑起来，笑得树林里的野鸟扑扇着翅膀往别处飞。我一面陪她说话一面回头张望，生怕走丢了后面的单燕平和张铮。

下山的时候单燕平还是落在后面。张广娟以为单燕平要跟我单独说话，就把刚开始讲西班牙的张铮拽走了。这时我

不得不傍着单燕平一起往山下走。虽然这很尴尬，但我不是那种脸皮很薄的男人，跟女人不会没话找不到话说。

“杜行远说你有事不来。”我若无其事地问。

“我想还是来一趟好。”

伤一个善良女人的心比伤一个漂亮女人的心要恶劣得多。她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，但举手投足间的那种优雅气质，尤其在人到中年以后，越发显露出女性的迷人魅力来。如果当年我对女人的理解有现在这么深刻，我不会随便用了她。我知道这很残忍。无法原谅自己。如果现在我请她宽恕我，一定得装出不知道自己是无赖的样子，但我明白这比无赖更恶劣。

“孩子在广州读书？”我问。

“没错。”

“是跟你还是跟他？”

“孩子已经大了，跟谁不跟谁只是形式而已。”

“有朋友了吗？”好像又随便起来。

“有了。”

“你应该得到幸福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下山比上山更难。我伸手扶她走过一处陡峭山路。她身子挨着我，好像彼此又亲密起来。我熟悉她的声音，也熟悉她的肌肤，以前我们曾经也在这样的山林里手挽手一同上山一同下山，但我心里明白，现在我们已相隔十万八千里；人挨得很近，心离得很远。路上她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。虽然说话依旧平静自然，但脸上已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。笑得那么由衷，那么单纯，好像现在才情窦初开。

越过山谷，我们又登上了那座合抱船屋的小山。走到山顶的时候正好夕阳西下。我们在晚风中一起看天边的美丽晚